百花之王

未到年廿八，我家已在張羅「洗邋遢」了。一年到晚，就到了這所謂「臘鼓頻擂」的時候，才認眞的補除一下。家裡人手不多，公事正忙，只好把工作擱長來做；兩口子磨蹭了三四天，才把「邋遢」清理好，而後才思量着怎樣把廳子裝點得雅緻一些。

廳上壁間經年掛着新婚時黃金兄相贈的靜物油畫。去年林眞兄贈我一幅「玉宇清風」的揮春，才算換了新。今年又忽發雅興，翻出了一幅國畫——牡丹。「屋雅何須連，目睹一片牡丹花圃，就有繁花如錦」的感覺。

「洛陽牡丹甲天下」。六年前我初到「牡丹之鄉」的洛陽，遠遠望見的牡丹畫，頓覺蓬蓽生輝，滿室光亮。

那是一種感情作用。牡丹號稱「花中之王」，但南方却很少見。南方人稱芍藥爲「富貴花」，若與牡丹比，則覺得後者更有「繁華富貴」的感覺。它花瓣層疊，形式多樣，據說還有「變形變色、變味變香」之妙。我曾在一個牡丹園裡留憶看不到牡丹，因爲去的不是時候。牡丹是「春花」，而且祇有在適度的溫暖氣候中，才會開得燦爛。

不多久在開封的「鐵塔畫室」幸遇一位擅畫牡丹的畫家，大名丁雲青，在內地外都很有名氣。

今天掛在我家廳子上的一幅，就是她的賜贈。家裡有那麼一點「活色」，我着實感到滿室生香了！

三人麻雀

麻雀局遇到了三缺一，有人認爲是最之趣的一回事，假使多了一隻脚而成五人，起碼可以「打一隻脚而成五人，起碼可以「打寶」上在這一圈內，也不是完全退出戰圈的，因爲勝負與你，依然有關係在內，所以這種「夢」牌，有些人也頗歡迎。而其他的人，則對之起碼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反感。

三缺一却不同了，那是不能成局，可以說是乏趣之至。

有四個人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們不會因此而改變，是將四人之局，轉爲「打夢」，說起來地方，根本上三人麻雀是慣見才會當那是古古怪怪呢。

有人會當是天方夜譚。是因爲他們對三人麻雀太愛習慣，所以遇到有四隻脚的時候，先當那第四個人，與普通麻雀中皆第五個人一般看待。

在他候過一圈後，下場來代替其中一人先出去休息一下。三人麻雀又有一種不成文的牌例，那就是將鬥索萬這三種牌中的任何一門全部拿走了，不放在牌章之內。這樣一來，會令那副特別容易有大牌出現，清一色混一色的出現可能性遠遠在一般普通麻雀之上。

而且三人之局，弱家沒有機會合在一起共誅一個旺家，那麼簡單，三人關係只有兩途，非敵即友，關係很特別。

朱門依舊非北洋時候

顧維鈞博士元配唐梅，婚於一九一三，不十年至民九已積弦黃凌蘭夫人，但今存之年七十的長子德昌，却是嫡出。黃夫人二子裕昌與福昌，排行二三，皆未繼父業，各自經商。裕昌十年前逝世，福昌逝較遲，時博士年近九十矣。家人對福昌之逝，秘而不宣，以免老父傷痛，但博士常常問起何以久無家書寄到，家人以事忙回答，但終久不知何人透露此消息，此九十餘之老父，遂老淚縱橫矣。

袁道豐（駐巴黎公使，有姻誼）夫婦爲此趕去看黃夫人示哀榮。黃夫人亦逾九十歲，對袁夫人亦以作紀念歟？

顧與嚴婚於一九五九年，正顧被選任國際法院副院長時，蓋名義上不得有重婚二也，時顧年七十一，黃夫人亦將近七十歲。天津高氏財產在北洋時期數任總長（一任財政，數任外交）及初期公使大使之日記，故寫回憶錄時，此段資料須託人向台北外交部檔案處查鈔，并利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大學所藏報刊史料。勝利後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九清華校慶，余適同袁守和（同禮，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長數十年）全家乘車出城，其長子澄司機，特爲我經鐵路，望之亦近三十矣，始倍博士，爲念唐夫人生女菊珍不久即逝，子胡同，蓋我欲一見戰後顧大使得此小女，取民初乃姊之名字以作紀念歟？

被選任國際法院副院長時，蓋名義上不得有重婚二也，時顧年七十一，黃夫人亦將近七十歲。天津高氏財產在北洋時期數任總長（一任財政，數任外交）及初期公使大使之日記，故寫回憶錄時，此段資料須託人向台北外交部檔案處查鈔，并利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大學所藏報刊史料。勝利後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九清華校慶，余適同袁守和（同禮，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長數十年）全家乘車出城，其長子澄司機，特爲我經鐵路，望之亦近三十矣，始倍博士，爲念唐夫人生女菊珍不久即逝，子胡同，蓋我欲一見戰後顧大使

非真不語

陸天台

寡居，乃一富態能幹之上海賢惠太太，而顧其時需人作伴招扶也。嚴與顧最後全家合照，顧居中，嚴右、左爲女兒菊珍，嚴居中，嚴右、左爲女兒菊珍，嚴居中，嚴右、左爲女兒菊珍，嚴